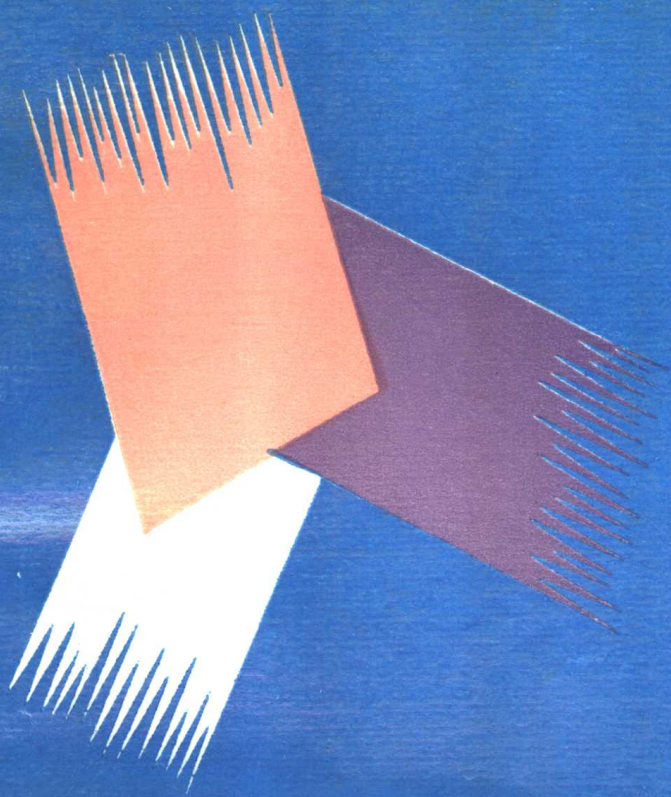




陈 染

纸 片 儿

纸片儿

陈 染



作家出版社

纸 片 儿

作者：陈 染

责任编辑：朱卫国

装帧设计：王效宏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2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49千

印张：8.625 插页：6

版次：1989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72-5/I·171

定价：2.9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小 传

陈染，女，1962年出生。北京人。1986年大学毕业，现任大学中文系教师。

18岁以前学音乐。不会作文，每每妈妈说一句写一句，写不出就哭，一哭就擤一簸箕鼻涕纸。

从小为逃避幼儿园和学校，费了不少脑子。喜欢躲在家里读自己爱读的书。爱听原始神秘的古老传说。感兴趣于阴阳五行、中医学和精神分析学，感兴趣于超自然界和巫术、宗教的神话。

容易紧张。脑子里常常跑着混乱而古怪的念头，于是平静的日子就东倒西歪起来。

人们在漫漫长路上行走的时候，总要丢弃往昔的某种重量才会轻松，有个人把这叫做“遗忘”，那么，试试吧。



陈 染漫画像

刘 野 作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培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序……曾镇南	1
世纪病	15
定向力障碍	36
人与星空	45
嘿，别那么丧气	75
消失在野谷	102
孤独旅程	124
大山的雾	152
纸片儿	191
小镇的一段传说	211
塔巴老人	227
麻盖儿	250

序

曹 镇 南

在近两三年来出现的更年轻的一群青年作家中，陈染是最寂寞但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位。如果说，人们对所谓六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作家群虽有觉察但还很少深入的了解的话，那么，对这群青年作家中最悄没声儿的陈染，就知道得更少了。

其实，作家从维熙很早就发现了陈染的艺术才华。他在读了陈染最初的一批小说的手稿后说：“这些作品，将当代青年的轨迹，捕捉得十分清晰。读她这些作品的手稿时，突出地感到她艺术资质和驾驭文字能力，均显示了她文学上的辉煌前途。”（《读〈大山的雾〉》）。

在读了陈染迄已发和未发的所有小说之后，我感到从维熙两年前作出的这个敏锐的判断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

陈染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初期的描写当代青年心理轨迹的探索小说，这类小说均以第一人称出之，带有自画形神、自吐心音的强烈的个性色彩，流贯着一种现代的创作情绪；第二类是近期的描写南方小镇的爱情、死亡和疯狂的故事的现代志异小说。这类小说，充满了奇崛怪诞的艺术想象力和凄迷美丽的诗情画意，加强了人物的塑造和布局的琢磨，显示了陈染艺术功力的新发展。

这两类小说，不但每一类内部都包含着很多微妙的变化；而且两类之间的取材和写法的差异之大，令人惊愕。如果再考虑到作家开始小说创作之前走过的一段诗人之路，那么，不难看出，陈染不是那种路子单一、文思拘挛的作者。她的艺术秉赋中，蕴藏着多种潜质，显示着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她是有后劲的。

陈染初期的当代青年心理探索小说，引起了一些青年读者的回响和共鸣，显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但这些小说，写得比较散漫和随意，缺乏提炼和集中，艺术的幅射力弱一些，未能引起更广泛的社会注意。

不过，如果因此低估了这一类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把它们仅仅视为小布尔乔亚的情绪渲泄或者未谙世事、不知人间苦的单纯少女的青春愁怅的记录，那也是一种失察。

陈染的心理探索小说，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把她这一类小说串在一块儿读，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作家的童年生活、家庭生活、校园生活和正在起步的文学创作活动。她把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几乎全放到小说中去了。她的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因父母离异而倍感童年的寂寞和凄清，变得早熟和敏感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内部自身的叫劲即理性与本性的相悖”使她感到莫大的痛苦。她没有意识到，使她的内心产生这种“叫劲”或分裂感的，正是她所处身其中的外在世界，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家庭、学校等客观环境。有幸的是，她在进行内心渲泄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把她周围的生活与人物描绘出来了。诗人的抒情和小说家的描写在她的艺术天性中是融汇在一起的。这使得她的形象具有了现代的情绪特征和现代的时代内容。她的自我也就获得了某种普遍性。

在剖露“我”的内心世界方面，《人与星空》和《孤独旅程》是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纤毫毕现的。《人与星空》安排了一个诗的意境：被束缚的人对自由自在的星空的怅望。在人与自然的对峙中，映照出女主人公内心的焦灼和失望。小说展开的生活画面不断地推移着、变化着，有家庭氛围、校园情调、街头小景、文坛暗隅，信笔拈来，若断若续，于平淡中透着一种莫名的烦躁、忧郁。倘若说这是感染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带来的对世界的绝望症，但“我”又明明在嘲弄着“为了吃西方的特效药，先学会西方的现

代流行性感冒”的老师和现代派画家朋友。看来，这种和周围的平庸、做作、窒息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情绪，并非现代派时髦思潮的简单横移，倒是源于女主人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象“被封在一个黑黑的木洞里”的童年，源于为她安排了这样的童年的那种社会生活的僵化症，源于一个早慧的、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灵魂与周遭的人和事的隔膜、障碍。其实，在女主人公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里，还是有非常明确的东西：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暗企。这里没有西方现代派观念中那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彻底绝望，所拥有的，无非是悬的极高，遂觉渺茫的一种执着的迷惘和迷惘的执着：狂放不羁、漫不经心中倒藏着过分的认真，似乎要揶揄一切价值观念的叛逆姿态下掩盖着对自己认准的某种价值的过于郑重的皈依。而且陈染把这种“过分的认真”和“过于郑重的皈依”冲释得更淡，行文也更散漫、更自然、更近于心灵的直接录音，所以在外观上也更透着一种现代派的味儿。

在《人与星空》这一心灵的奏鸣曲中，“我”和“笔挺”的爱情的微露和休止只是临近结尾才出现的小插曲；但在《孤独旅程》中，爱情追求中的孤独感却浸淫着女主人公的全部心灵历程。这种孤独感被浓重地渲泄着，也被无情地自嘲着。内心的叫劲通过我与X、与流浪人的双重的叫劲，表现得更有可触感了。与X的叫劲，是“我”与矫揉造作、满口洋文、动

不动就掏出洋文情诗的追求者的虚与委蛇；而与流浪人的叫劲，却是“我”与一位志存高远、执迷画艺的恋人的真正动情的相吸与相斥。X使“我”感到无聊，流浪人却使“我”感到欲相通而反隔膜的痛苦。隔膜是来自爱之外的，即来自两人对周遭的日常生活不同层次的内心体验。虽然两人都一样感觉到活着的紧张和疲劳，但流浪人用多少有些做作的超脱来麻醉自己，而“我”却清醒地直面自己的乏味、紧张和疲累，因此“我”比流浪人自然，也比他痛苦。这一点，是这曲孤独的爱情之歌不同凡响之处：它有超出爱情之上的吟味整个生活的意义。“我”给流浪人的长信的末尾说：“那个沉郁的女孩儿只能编故事自己给自己讲，她没有对手，永无对手……”。这种孤独感显然超出了爱情的失意，而是一个特别敏感的灵魂冲出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束缚超前进入一个无人响应的境界后感到的悲哀。

把握住了陈染心理探索小说中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基本特征，对这一内心世界不同侧面的艺术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定向力障碍》和《消失在野谷》可以视为这位女主人公心灵世界在两个特殊的层面上的延伸。前者是向外的延伸，把“我”与身外普遍存在的大虚伪的小冲突强化了，显示了作家的社会讽刺才能和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面目和灵魂的写实功力。作为“我”的男友出现的老奈的形象是写得入木三分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对老奈一度的迷

恋和现在的失望。把虚伪、奉迎的丑态放在爱情关系中，由恋人的单纯而率真的眼光来透视，这里别有一种深刻和酸楚。后者则是向内的延伸，把“我”的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思索和想象具象化了，显出了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描写梦幻之境的本领。这小说中的画家H和《孤独旅程》中的流浪人显然是一人双影。使“我”和他产生心灵鸿沟的，仍然是对生活的内心体验的差异。这差异集中在对死亡的思索这个隐秘的心理意向上。在H看来，“我”关于死亡的设想不过是婴儿的白日梦。这种看法也许不无道理，并没有什么够份量的痛苦值得他们为之赴死。但是，在“我”关于死亡的梦幻中，仍然有一种并非儿戏而是传递出生命深处的震颤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对死亡的思索并不是轻生的表现，相反，倒是重生的特殊形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立即去自杀的实践问题，而是转化为活着值不值的反复抽绎，反复沉思的生存哲学问题。当然，“我”完全是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切入这个问题。这里没有饱经沧桑者的人生深度，却有渴望使生命升华的年轻人的探索热情。所以，“我”从“消失在野谷”的梦境中得出的结论不是真正厌世的，却是“我要完成我自己。”

《世纪病》中，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叫劲的剖露已经退居第二位，而对外在世界的人们——从山子父母、“我”的母亲、讲一指禅的老先生、精神病大夫到年青的校医——不同程度感染的世纪病（一种

普遍的压抑和憋闷、做作和冷漠)的揭露则成了小说最重要的社会内容了。特别是对邪恶而虚伪的山子父亲的鞭挞,是非常有力的。在窥见了人性中骇人的恶之后,在山子因为这种恶而潜入深山自杀之后,“我”关于用左轮手枪自杀的富有刺激的念头就没味了,“我”和朋友们关于“人生到底是不是一场死缓”,“死到底是不是最高艺术的完成”的争论确实有些扯淡了。与死去的山子进行的灵魂的对话,使“我”的灵魂升华了。山子的悲剧性的死,是对人类的虚伪和恶的峻烈的抗议。作为“我”的男友,山子和H、流浪人,“笔挺”都不同,他以果决的死的实践,完成了对“我”的心灵的感召。这个被神化了的阴郁的、智慧的男子汉形象,实质上是作家对超现实的人格力量渴望的结晶。

上述心理探索小说如果集中起来读,不免会发现生活画面、情调和色彩的过多的重现,不免会感到作家那倏忽幻变、散漫不羁的文思的难以把握,而在读者接受心理上撩起某种烦躁来。但是,中篇小说《大山的雾》却没有这种弊病。它的存在,预示了陈染小说创作的一个迄今尚未得到发展的重要趋向——在开拓现实的新的生活领域中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示社会矛盾、创造富有典型性的人物的方向。

也许陈染自己并不太看重《大山的雾》,也不满意我这种过于传统的解说。但是,我还是要说,如

果把这篇小说和她另一篇较早发表的小说《嘿，别那么丧气》联接起来看，恰恰昭示着陈染捕捉社会生活中有新意的人物的敏感和朴素、活泼地画出人物的才能。

《大山的雾》以清新、淡雅、悠徐的笔调，描写了到大山里初任家庭女教师的“我”经历的一段山村学校生活。这里有女教师就任新职时的喜悦、认真和她接触新生活、发现生活中的阴影时的惶惑；有女教师深情地理解和同情的有个性、有棱角的男学生刘侃和纯情、活泼的女学生石珍子；也有集冷漠与慈爱、庸碌与勤恳、固执与尽职于一身的吕主任；有体胖而心却不宽、不能容忍有才能的学生触犯自己的尊严但在关键时刻却也不失公正的高老师；……这些或单纯或复杂的人物，在山村学校宁静的生活中或相吸或相斥，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形成了新旧交错的局面和沉郁中微有骚动的氛围，引发我们对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学校生活的遐思，对大山的雾的探究。尤其是吕主任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在生活中独到的发现。他是一个农民气质的普通的干部，具有勤劳、善良的素质。但他在维持传统的狭隘观念上，却表现得比城市里的高层的头脑僵化者还要僵化。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的强大、顽固，看到了僵化固陋的观念有着怎样广大的社会基础！吕主任的僵化，是多年来刻板的思想灌输的畸形的结果，而且至今仍然得到正

面的鼓励。小说结尾他终于入党的场面，使我们在感受到年轻作者的讽刺锋芒时，不由陷入了深长的忧虑。总之，这篇小说正如从维熙指出的，有别于陈染的其他几篇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眼落实处，心落实处，笔落实处”。（《读〈大山的雾〉》）这里的“实”，当然是指作者所观察，所体验，所描绘的现实，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真实的艺术境界和真实的人物形象。

《大山的雾》和《嘿，别那么丧气》这两篇早期作品，使我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了陈染的艺术才能。她不但善于写自己那比世界大的心，也不乏写心外也许比心大的世界的才能。在她进入对多少有些病态的现代青年心理的探索之前，她也有一个短短的开掘生活中的明朗积极的因素的阶段。而且写得一点不弱，超出了水平线之上。但是陈染没有循此以进，而是走相反的路子，剖露起自己多少有些阴气和丧气的内心来。陈染的选择有失有得，也可以说得大于失。因为她开笔之初所走的路子，是比较容易适应我们社会一般的文学观念和读者心理的，也是较多的作者都能走的。而她现在的选择，却是象她这样气质的作者才能自由驰骋的。虽然较难引起社会回响，却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虽然这新的东西的味道有些苦涩。

倘若我们读了陈染关于南方小镇的那一组现代志异小说，再来回味《大山的雾》和《嘿，别那么丧

气》，那简直会有隔世之感的。陈染把自己改变得那么厉害，恐怕她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其实，正是在这种大胆的改变中，在对自己惯熟了的艺术路数的反抗中，陈染才更深邃也更瑰奇地表露了自己新的创作潜质，才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陈染描写南方小镇的小说，总共只有五篇，却营造出一个幽深逼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物质文明的表征（如电扇、彩电、收录机、太阳灶和煤气、高级香烟和舞会……）与亘古蛮荒的景象杂糅并存；少数人人性的朦胧苏醒和骚动与多数人的沉睡、封闭、孤独开始了最初的冲突；爱情、死亡和疯狂的故事以荒诞无稽的形态，惊心动魄地演出着；生活的丑陋、血腥的一面，掩抑不住生命的真诚的悸动与炽热的激情，人性的光辉与诗意。从最丑的暗礁，有时竟会升华出令人目眩的美。……这一切，使陈染笔下的这个靠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编织起来的艺术世界对读者具有神奇的魅力。也许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理性上接受并理解这个艺术世界，但从这个世界透出的人性的呼喊却能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共鸣。朦胧的直觉提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说，陈染的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超过了她的心理探索小说，把她的心理探索小说深化了。这些小说是我们当代文学中新的、无与相埒的东西，是富有现代感的浪漫主义的新志异。

在五篇小镇志异中，《小镇的一段传说》描写了